

## 这里的赛场静悄悄

### 瀛奥运·特写



中国女足的比赛并非是本次东京奥运会的首场比赛,但除了中国球迷,这场比赛依然受到不少日本媒体的关注。原来,它是本次

东京奥运会首场有观众的赛事。

考虑到疫情形势,日本政府决定奥运会期间,东京地区及周边不允许观众入场。最终,日本允许有现场观众的赛场仅剩三个:宫城县与茨城县举行的足球赛以及静冈县举行的场地自行车赛。这意味着,奥运会其他项目将“空场”。

尽管本场比赛是本次东京奥运会第一场有观众的比赛,但在现场,记者发现,整个球场的上座率只有寥寥数百人,远没有达到赛前奥组委官方所设置的10000人的上限。仔细观察,来到赛场观赛的主要以中老年人和学生居多。

离开赛还有一个多小时,宫城体育场大屏开始播放“观众注意事项”,一遍英文,一遍日文:“必须戴口罩。请保

持安全距离。避免拥挤和接触。请做手部消毒。为运动员鼓掌助威,不建议唱歌或呐喊。咳嗽时请遮挡面部。如果不适宜紧急告知工作人员。不许吸烟……”

滚动的每一张 PPT 都围绕防疫,都是限制条款。而感觉没气氛怎么办?组委会想到了小妙招——用科技手段造氛围,甚至更热烈、更欢脱。“这个视频送给运动员”,大屏幕上出现这样一句话。“中国队加油!”中文小视频出现球迷撒花呐喊的画面。“巴西队加油!”葡萄牙语视频出现球迷跳桑巴。

与赛前记者预期的不同,或许是处于防疫的考量、忌惮于东京奥组委发布的观赛指南;又或者是天性使然。今天的比赛现场没有往日足球赛所熟悉的那种欢呼与兴奋,有的只是克制的静默以及偶尔的加油。而在现场,记者也没有看到举着五星红旗身着中国队服装为女足加油的华人球迷。只有两条关于日本

振兴的横幅格外醒目:“我们对日本的(灾后)重建充满信心”。

观众席上难觅中国红,本报特约记者钱俊在新闻中心却偶遇了一位“上海体院校友”。小伙子名叫周博之,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目前在现代大学读研究生。他坦言自己从小是运动员,内心始终有个“奥运梦”。而以翻译志愿者的方式参与到东京奥运也让他感到特别幸运。

作为中国女足在这次比赛中的翻译志愿者,他坦言,“铿锵玫瑰”四个字就能道尽心声。他也祝愿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玫瑰”能灿烂绽放。

特派记者 厉苒苒 (本报东京今日电)



扫二维码 看相关视频



### 2020 东京奥运会特别报道

2021年7月22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 吕剑波 视觉设计 奚云阳



现场观众稀少 特约记者 钱俊 摄

## 奇招频出 应对湿热

奥运会来了,东京的湿热天气也来凑热闹,当地已经连续5天发布中暑警报。对于训练已经受到疫情影响的各国运动员来说,天天33℃以上的高温又增加了额外负担,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出奇招应对天气影响。

东京当地一位居民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日本夏天不正常,湿度高而且热得很离谱,这种气候不适合办奥运会。英国赛艇运动员吉布斯对此深有同感:“你必须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感觉气温像有40度。”

很显然,谁能更好适应湿热天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奖牌归属。在奥运会之前几周,英国足球、七人制橄榄球和曲棍球等耐力项目的运动员,就使用了英国体育学院提供的热室,模拟日本的闷热条件来训练。英国曲棍球队的雷尔说:“最初像进了桑拿房,感觉挺好,然后就越来越差,越来越热。甚至处理简单任务时,也会感觉有点迷糊。”

英国女足则将补水提高到了新的层次,该队分析了每名球员的汗水,制作了单独的饮料,有针对性地补充盐分和糖分。

东京奥运会组织方为应对高温,推出了冷却风扇、遮阳帐篷、马匹喷雾站和降温背心等举措,另外马拉松和足球等室外运动项目,被安排在气温较低的札幌举行。但是对于不少运动员来说,战高温是必须经历的过程,例如奥运网球赛场由于强太阳光反射的原因,场地内地面温度大概会超过50℃,这种高温也极易引发球员的脱水和痉挛现象,不知道出战奥运会的网球巨星德约科维奇等人会使用什么避暑奇招。

本报记者 李元春

## 寻找 人脸气球

### 东瀛漫步



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哪个话题最热?失踪的乌干达运动员?担心睡不稳的纸床?前者已经被找到,后者,也有奥运村的运动员做了示范,确实牢固,不像纸糊的。那么,还剩一个更有争议的——人脸气球。它似乎更像个传说,飘荡在东京奥运会的上空,时远,时近。

盛大体育赛会和气球的关系,大家记忆中多半是开闭幕式从演员手中放飞的气球。仅此一只,但就这一只气球,却影响了整个东京的情绪。有人说,它不是气球,是人。也有人说,那不是气球,是艺术品。它到底是什么?记者也想去看看个究竟。

寻找人脸气球,路途不短。记者乘坐班车到媒体中转站,再从中转站倒车去新宿区的国立竞技场,因为那里是出现过人脸气球的地方。来到场馆外,抬头望向



天空,不见气球的影子,倒是飞机在湛蓝的空中一笔笔落下白色的印迹。“你们有见过这只气球吗?”两名巴士站的志愿者都摇头。“你可以去代代木公园看一下,那里也许会有。”另一名志愿者提醒记者。

代代木公园离竞技场不远,在西北方向。但白天的代代木并没有什么特别,除了郁郁葱葱的树木,就是进出公园的市民,你根本没法把那只宏大的气球跟这里联系起来。有人回忆,那一天看到气球非常震撼,因为是一张巨大的人脸升上天空,俯瞰整个东京(见上图)。

媒体披露,气球其实是东京艺术委员会和东京历史文化基金会,为促进东京成为一个充满艺术和文化氛围的城市而做的一项活动。企划这个活动的有日本美术家荒神明香和增井宏文。荒神明香解释,那是自己中学时做的一个梦:黄昏时分,透过火车的窗户,看到天上有一张面孔,“那是一个真的像月亮一样闪闪发光的人。”

于是,她在全东京征集真实存在的人脸,最终从1000多张面部照片里合成了升上天空的这张。

国立竞技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人脸气球其实只在7月16

日出现过,而且,到了晚上整张人脸还被黄色的光束照亮。那一天,有人被吓坏了,他们质疑:飘啥不行,为什么非要飘个人头?还有人认为是非常惊悚的画面。而荒神明香解释,如此创作的初衷,是让大家了解,人脸也是一道风景。

“那是最后一次出现。”竞技场的工作人员用英语告诉记者,意思这件事、这项艺术创作已经结束了。回味艺术家的那句“人脸也是一道风景”,因为疫情无奈空场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缺的正是这道风景。据说,即将开幕的大会打算在现场安放机器人来维持观赛气氛。这,算不算人脸气球故事的后续? 金雷

